

## 肢體接觸遊戲對父子關係之影響

吳孟薇<sup>1</sup>

### 摘要

肢體接觸與個人的身體健康、情緒及人際關係息息相關，而照顧兒童時的撫育性互動，對親子的身心都有正面影響；但當孩子年歲漸長，因文化不鼓勵及照顧需求降低，使父子間的肢體碰觸漸減，影響雙方的互動及親密感。本研究探討若以肢體接觸遊戲增加父子肢體接觸，是否能促進雙方在遊戲進行當下及日常生活中的正向互動。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 A-B-A 跨行為設計，對象為一對父子，以研究者所設計的父子肢體接觸遊戲為自變項，遊戲進行之時及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比例為依變項，探討肢體接觸遊戲對增進父子間正向互動的效果。本研究的結論為：

- 一、肢體接觸遊戲進行當中，能提升父子的正向互動；
- 二、肢體接觸遊戲進行期間，無法提升父子日常生活的正向互動；
- 三、遊戲對不同時段的父子正向互動有不同影響。

**關鍵詞：**肢體接觸遊戲、父子關係

---

<sup>1</sup>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通訊作者：吳孟薇，E-mail: qoo0921719689@yahoo.com.tw

## 壹、前言

觸覺是人類最早發展，影響最大的系統，讓人與環境產生互動，並與情緒及人際關係息息相關（汪宜霈，2009）。與人肌膚接觸、和睦相處時，會產生愛的感覺（洪蘭，2009）。觸覺亦是治療疾病的方法之一，如按摩（陳美伶、朱惠謹、廖基元，2010；張淑敏、宋惠娟、曾紀芬，2007；簡加珍，2000）、推拿（陳進忠、趙叔蘋、林貴福，2005）、撫育性的遊戲治療（洪慧涓、施玉麗、何美雪，2012）及身心療法（Gordon，2006/2008；蔡欣妤，2014）等，在促進身體健康、提升睡眠品質與情緒、增進親子關係等方面，皆有實證效果。

現代社會因婦女就業及兩性平權等因素，父親對養兒育女的參與較為重視（謝明華，2003），對學前幼兒而言，父親的角色為養護者（Stoop, 1993/1995），雙方肢體接觸頻繁而自然，且情感性的互動亦較多，不僅對幼兒情緒發展有助益（鐘麗儀，2012），父親也較滿意親子關係（馬惠芬，2003）。然而隨著孩子進入學齡，逐漸不需身體照顧，且親子間的肢體遊戲互動頻率也減少（MacDonald & Parke, 1986）；另外，社會文化亦不鼓勵父子間身體互動（王叢桂，2000），親子間身體接觸漸減。此時父親的角色轉變為規範者，較具權威（Stoop, 1993/1995）。研究發現，隨著孩子年齡增加，親子互動程度逐漸減弱（汪慧玲、沈佳生，2014），且父母對男孩會使用較多的命令與物質懲罰態度（陳淑美，1981）。蔡耿維、蔡明昌（2014）的調查發現，雖然兒童覺知與父親有較少衝突，但也較少親密感。在學齡時期，若父親對孩子僅著重規範而缺少參與孩子生活與撫慰其需求，會造成親子間緊張與互動不良（洪慧涓，2004）。

另一方面，鄧蔭萍（2013）指出親子體能遊戲能增進親子關係與互動，而與母親相較，父親與子女間有較多活動式的互動（Paquette, 2004）。Fletcher, StGeorge & Freeman (2013)提到，精力充沛、有競爭性及身體接觸的遊戲，是父子關係的重要特徵。因此，在父子間互動漸減、較少親密感甚至關係緊張之時，若以活動式的遊戲情境，提供雙方較多肢體接觸機會，是否能促進父子間正向互動？

國內以父子活動來促進親子關係的研究，僅有一篇，但其為遊戲治療取向，藉由遊戲治療課程及與孩子玩玩具來促進修復關係，對於父子間肢體互動較少著墨（李岳庭、陳怡君，2012）。其他相關研究，多為母子間的互動、遊戲治療為主（王純琪，2013；王婉書、李岳庭，2014；洪淑雅、卓紋君，2001；張楷翎、李岳庭，2013）。以體能或肢體活動促進親子關係之研究僅有一篇，但其為社區型的研究，且家長不限定為父親，而子女以學前較多（鄧蔭萍，2013）。

由上可知，國內目前沒有以家庭為研究場域而藉肢體接觸遊戲來探討父子互動關係之研究，故本研究擬設計一個於家庭中進行的父子肢體接觸遊戲，欲以遊戲的自然情境，藉由合作排英文字母，增進父子肢體碰觸的機會，從中觀察父子在情緒與行為的正向互動有何改變。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探討肢體接觸遊戲對增進父子間正向互動的效果。

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 一、肢體接觸遊戲進行當中，是否能提升雙方的正向互動？
- 二、肢體接觸遊戲是否能提升雙方日常生活中正向互動？
- 三、遊戲進行當中及進行期間的正向互動有何不同？

## 貳、文獻探討

### 一、父親角色與父子互動

親子關係是一生中最長久深遠的關係（高淑貞，1998），親子互動關係就是雙方互相影響所產生的身心行為互動關係（汪慧玲、沈佳生，2014），其內容與品質影響孩子在認知、語言、情緒、社會人際與身體等各層面的發展，也會影響父母在生活滿意度、自我評價甚至生涯的規劃。兩性因身心特質、家庭背景和文化期待等差異，所造成的教養態度不同，對孩子也有不同的影響力；而現代社會在婦女就業、兩性平權及家事分工的觀念下，父親們開始對參與養兒育女較為重視（謝明華，2003）。Halme、Åstedt-Kurki 和 Tarkka (2009)指出，父親與學齡前孩子多為生理互動，如遊戲、擁抱與照顧，積極的互動時間平日約為一小時、假日約為三小時。

父親在孩子生命中的角色，可以為養護者、規範者、戰士／保護者及精神導師四種（Stoop, 1993/1995）。養護者經常表達關愛及提供照護，對於嬰幼兒及學齡前孩子最重要。鐘麗儀（2012）研究學前幼兒之親子互動發現，雙方互動以情感性為多。情感性的親子互動型態對幼兒情緒能力各層面都有正面影響，且父親也會較滿意親子關係（馬惠芬，2003）。父親對幼兒照顧越多、接受幼兒感受及教導孩子建設性的表達情緒，對孩子生氣時之情緒表達有正面影響（賴俐雯、金瑞芝，2011）。若在此發展階段父親常使用負向管教，容易使幼兒出現內化的情緒問題，如憂慮、焦慮、社會退縮等（邱郁雯，2003）。父親與幼兒的情緒互動比母親與孩子的互動更能預測孩子的學業成績及同儕相處（Gottman, 引自賴俐雯、金瑞芝，2011），父親的負面情緒表達可以預測兒子在校有較多侵略及破壞行為（Foster, Reese-Weber & Kahn, 2007）。

規範者較具權威，能為孩子樹立規則與身教，對學齡期的孩子很重要。研究顯示，父親參與學齡孩子生活各層面的程度越高，兒童幸福感越高，學業成就也越高（謝明華，2003；McBride, Schoppe-sullivan, & Ho, 2005）。汪慧玲、沈佳生（2014）調查中南部縣市國小新住民學童親子互動發現，孩子不習於向父母分享心情、感受，故在規範孩子之時，父親若以同理、傾聽的溝通方式，於親子相互信任、交流次數等有正面影響，且能促進孩子獨立自主；若以批評、諷刺的方式溝通，則較無法維繫良好的互動及親子關係（陳春秀，2001）。學齡兒童正值學

習做人處事的基本能力時期，父母的規範與身教很重要，但若少了對孩子日常生活的參與為基礎、忽略撫慰孩子的情緒與需要，會造成親子間緊張與互動不良(洪慧涓，2004)。故父親在為孩子建立規則時，仍要以情感的支持為基礎來執行規範者的角色。

戰士／保護者在青春孩子面對身心及社會文化轉變時，能支持、欣賞及肯定孩子。親密的父子關係有助於青少年身心發展，與父親親密的青少年在心理調適、學業、同儕互動皆表現較佳，而負向父子關係在子女日後遭遇不利情境時，會促使其產生犯罪動機(李沛青，2007)。精神導師對即將成人的子女最重要，給予子女放手與祝福，並與子女平等相處。

父親的此四種角色，各有其功能與優缺點，若完全依照孩子年齡來區隔並執行，就失去了個別化及彈性。根據 Marschak 親子互動模式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MIM) 分析親子互動，可以分為結構性 (structure)、參與性 (engagement)、鼓勵挑戰 (challenge) 和撫育性 (nurture) 四個向度，用以觀察親子互動的型態、品質和優缺點(鄭如安，2005)。結構性指父母管理、設限、規範及提供安全環境的能力；參與性是以符合孩子發展階段及感情的方式和其互動；鼓勵挑戰指設定適當期望，並鼓勵與協助孩子進步；撫育性為父母能滿足、回應孩子的身心需求。學者強調良好的親子互動要包含此四個向度，才有平衡的親子關係(洪慧涓，2004)。

綜合以上，父親應依照孩子的年齡與發展，在不同時間扮演不同角色，並在與孩子互動時注意結構、參與、鼓勵挑戰和撫育等四個互動向度的調配，適時提供孩子所需要的照顧、規範、支持與祝福。如此一來則能在雙方的生命週期中，達到良好的互動與建立正向的關係；若父親因意願、能力、勞動市場結構或資源等因素(王舒芸、余漢儀，1997)，僅能扮演一種角色，無法依孩子所需調適互動方式，則親子間會產生隔閡、侷促不安或爭執，造成負面互動與關係，亦不利父親個人生命之成長。

## 二、肢體接觸與親子關係

人生中的喜怒哀樂，都能透過肢體接觸，與他人共享共感。碰觸的作用與重要性為何？親子間的碰觸有何特殊意義？父子間的肢體接觸與遊戲有何特殊性及意義？以下分別探討此三議題。

### (一) 碰觸之重要性

皮膚的感覺刺激，讓人獲知環境訊息，也是小寶寶的「第一語言」，賴以感受身體及環境變化，並藉由此變化與環境互動而維生(汪宜霈，2009)。Montagu (1971) 指出對於人類及其他哺乳動物而言，觸覺經驗在生長與發展中有基礎性的重要地位，且是一生都需要的刺激源。

研究指出，使用按摩能減輕心理焦慮的情況(許金霞、楊明磊，2010；陳美伶、朱惠謹、廖基元，2010)；而對早產兒實施嬰兒按摩，可以在體重、神經功

能發展及其他生理指標有良好的影響（黃秋蘭，2006；簡加珍，2000）。肌膚接觸對於各年齡層及不同身心不適狀況，能提供正面的改善效果。人際間適當的碰觸讓人分泌催產素、降低血壓、產生愛的感覺，進而促進身體健康，可使人際關係和生理作用發生良性循環（洪蘭，2009）。適當而正向的碰觸對於身心健康、人際社會，甚至生命品質，皆有良好的助益。

## （二）親子間的肢體接觸

嬰幼兒因接受照顧及心理需求，在日常生活中與父母有大量的肢體接觸。從生理及行為觀察中發現，舒適的碰觸對嬰幼兒有正面影響，嬰兒並因愉悅的碰觸與人產生社會互動（Fairhurst, Loken & Grossmann, 2014）。賴秋萍（2005）表示，由家長對孩子提供按摩，對雙方心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能促進親子關係及孩子身體舒適感。蕭靚雯、梁蕙芳（2005）之研究協助一早產兒之母運用適當撫觸技巧及袋鼠式護理，提升親子親密感、母親照顧孩子的信心及母親哺乳之意願。Peláez-Nogueras、Field、Hossain 和 Pickens (1996)對有無憂鬱之母及其三個月大嬰兒所做之身體碰觸研究發現，憂鬱母親對嬰兒缺乏情感互動，可藉碰觸來作為彌補。剝奪對嬰幼兒的母職照顧（maternal deprivation），會導致孩子生理及心理的發展遲緩或問題，並影響親子及社會人際關係（引自 Montagu, 1971；O'Brien & Lynch, 2011）。

正向親子互動需要有身體或心理的接觸，且越接近日常生活情境效果越好，非口語及實際互動比口頭互動效果好。正向安全的依附關係，是以生理、心理滿足為基礎，良好關係的親子，可以有適當且舒服的身體接觸（鄭如安、藍菊梅，2009）。Marschak 親子互動模式（MIM）中之撫育性互動，如：同理孩子需要、照顧與安撫孩子、擁抱等，能撫平孩子情緒，幫助增進親子關係（洪慧涓，2004）；親子互動單以溝通或管教是不足的，需要有可以增進彼此互動的活動；其中，撫育性互動即能滿足此互動需求，並修復受損的親情（洪慧涓、施玉麗、何美雪，2012）。

## （三）父子間的肢體接觸遊戲

Agate et al（引自汪慧玲、沈佳生，2014）以 898 個家庭為對象，探討家庭休閒活動滿意度與家庭生活滿意度的關係，該研究指出動態家庭休閒活動能使親子有更多身體接觸機會，有益於促進親子互動及家庭快樂氣氛。Paquette (2004)提到，與母親相較，父親與子女間有較多活動式、鼓勵冒險但同時注意安全的互動方式，而此互動的發展主要經由肢體遊戲。雖然父親參與較少的養育活動，但幼兒與父親遊戲時卻有較高層次的遊戲行為；與父親較安全依附的幼兒，也有較高層次的遊戲行為，顯示遊戲在父子間的特殊地位（Kazura, 2000）。McBride (1990)以 30 組父親及其學前子女為對象，進行親職教育／遊戲團體的實驗研究，探討其對親職效能感、親職參與類型的影響。實驗組在每周兩小時的活動中，進行育兒及親職參與等相關知識之團體討論，以及適合學前兒童的團體遊戲，為期十周。研究發現實驗組之父親能更自在的面對父職角色及承擔更多養育

孩子的責任，顯示親職教育及遊戲，能幫助父親在心理層面更勝任父職。故父子間的遊戲，具有活動化、促進兒童發展及提升父職能力的特色。

MacDonald & Parke (1986)以 390 個家庭為對象，研究父母和其十歲以下子女的肢體遊戲互動頻率發現，互動高峰在幼兒期，之後逐漸漸少；父親在肢體遊戲上的頻率較母親高，且與男孩有較高活動量的互動，如摔角、打球等。精力充沛、有競爭性及身體接觸的遊戲，如打鬥遊戲 (rough and tumble play, RTP)，是父子關係的重要特徵 (Fletcher, StGeorge & Freeman, 2013)。打鬥遊戲在幼兒期開始出現，為兒童中期（約八至十歲）主要的肢體活動遊戲 (Pellegrini & Smith, 1998)，也是工業化社會中最普遍發生於親子間（特別是父親）的肢體遊戲 (Paquette, Carbonneau, Dubeau, Bigras, & Tremblay, 2003)。Paquette et al (2003)的研究以三個不同社經或地區的群體為對象，探討親子間 RTP 的現況，發現親子間 RTP 的進行不受社經地位或城鄉環境，但會受個人特質，如雙方年齡、性別的影響。約有 24-43%的父親會在日常生活中與他們的學前子女進行此遊戲，且自評或配偶評都顯示父親進行的頻率較母親高，而有一半的孩子表示很喜歡和父親進行 RTP 遊戲。Humphreys & Smith (1987)發現對七到九歲的兒童而言，打鬥遊戲是親和力的象徵，而對較大的兒童則開始具有發展支配及打鬥技巧的功能。然而，Paquette & Dumont (2013)以 58 對父親及其三歲之子女為對象，驗證父子關係的活化與打鬥遊戲的頻率是否有關聯，研究發現兩者並無相關，主要因為打鬥遊戲被認為是促進競爭技巧的發展，故與父子依附關係較無關聯。文化脈絡對父母的遊戲信念及參與也有影響，與歐美文化相較，亞洲文化之親子有較少的打鬥、打鬧遊戲活動 (Roopnarine, 2010)。

國內研究方面，鄧蔭萍 (2013)以 20 位社區父母及學前或學齡孩子為對象，實施介入性親子體能活動課程，包括律動、遊戲及溫馨時光等，並以前後測量化問卷、焦點團體和個別訪談的質量結合研究，探討課程對親子關係的影響。研究發現親子體能遊戲活動能促進孩子體能活動習慣、增進親子關係與互動，且孩子年齡越小，父母影響力越大。值得一提的是，父親在參與體能遊戲活動後，比母親更能以欣賞的角度來看待孩子，且不同學歷的父母皆能在親子溝通方面得到進步。

由上可知，肢體接觸能促進親子關係，而父子間肢體接觸遊戲以打鬥、體能遊戲為主，但在促進親子關係方面，則有不同的研究結果。另外，父子肢體遊戲的相關研究數量較少 (Paquette et al, 2003)，且對象主要在學前幼兒。故本研究欲透過父子的肢體接觸遊戲，探討其對促進父子正向互動的效果。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為單一個案研究法之跨行為設計，分為基線期（三週）、處理期（五週）及維持期（兩週）。以研究者所設計的父子肢體接觸遊戲活動為自變項，遊戲進行當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父子正向互動情形為依變項，探討此活動能否增進遊戲進行當中，及日常生活中父子之正向互動。

父子肢體接觸遊戲一週約進行四次，視家庭活動稍做調整，共進行五周，活動時間約需 15-20 分鐘，內容包含暖身及排英文字母。Pellegrini & Smith (1998) 提到，打鬥遊戲是學齡中期兒童最主要的肢體遊戲，並將打鬥遊戲定義為精力充沛的肢體接觸行為，如摔角、擒拿、踢、翻筋斗、追逐等；Fletcher, StGeorge & Freeman (2013)則將其視為父子關係的重要特徵。但打鬥遊戲為隨機發生、無規則的遊戲，較無法創造一研究情境而開始遊戲。故替代性的，以排字母活動進行，藉由排字母時，可能引發的身體攀附、扭轉、抓握等，提供類似打鬥遊戲的身體接觸情境，並且讓父子雙方有規則及時間的起始可依循而進行活動。選擇以字母為目標，是因研究對象在英文學習上動機較弱，故在活動中加入學習及創意思考的成分，以促進子女學習成就來提高父親之參與動機。排英文字母時的規則如下：用身體排字母、父子一定要相連、同一個字母要排兩次不同變化，以及變化時不能只換位置。暖身活動以英文字母歌為背景，讓兒童自由活動或研究者帶領拉筋、活動關節之動作來進行。

###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家庭成員，有父親（41 歲）及三位小孩，分別為 9 歲的長子、3 歲的次子及 1 歲 1 個月大的長女，本研究之對象為父親及長子。父親與兩位年幼子女感情融洽，食衣住行各方面都很細心照顧，養護者角色及撫育性互動較多；對長子雖然亦關心其日常生活，但表達的方式較無耐心、多命令與指責，規範者角色及結構性互動較多；長子個性開朗，但對父親頗多畏懼，父親不在家時顯得較自在。

### 三、研究工具

為自編之「父子正負向互動記錄表」，正向互動為雙方的情緒是開心、振奮、積極樂觀、期待、溫暖等，行為是善意、分享、同意、合作、支持、手舞足蹈、耐心引導、商量等，而負向互動指情緒是悲傷、生氣、消極悲觀、冷漠、惡意、不耐煩等，行為是催促、逃避、嚴肅、肢體互動僵硬、抗議、抵抗、責罵、哭泣、橫眉豎目、命令等。向度的判別以研究者的觀察為初步記錄，再將每一次的記錄與長子討論和確認，由其決定該事件對他而言是何向度。記錄時分為正向、負向

及中性，中性向度是指長子對該事件沒有特別的情緒感受或行為表現，以避免強迫研究對象一定要將事件分類。中性向度在最後不列入計分。

同一時空中，情緒轉換則分開紀錄，如遊戲時一開始開心合作，後來不耐煩，則各記正向及負向一次。藉由研究者對於配偶與孩子的了解，觀察兩人的互動情形，並登記為遊戲進行時及日常生活互動兩種記錄。研究者在肢體遊戲開始前，連續記錄父子日常生活的正負向互動兩周，統計次數後，發現兩者互動在晚間六點到八點最多，故活動開始後，以持續記錄法 (duration recording)登記雙方每日此時段的正負向互動，做為日常生活互動情形的代表；遊戲進行時的記錄則限定在排字母活動時，兩人的互動記錄。

####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將基線期、處理期及維持期之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比例繪製成曲線圖，並在處理期時加上遊戲進行當中的正向互動比例，再以視覺分析圖分析資料之意義。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以及遊戲進行當中之父子互動情形，也以文字記錄並編號，編號分類如下表 1。

表 1 研究資料編號分類表

| 項目            | 資料來源 | 資料代號 | 編號格式        |
|---------------|------|------|-------------|
| 1. 父親         |      | P    |             |
| 2. 母親（研究者）    |      | M    |             |
| 3. 長子         |      | C    |             |
| 4. 日常生活父子互動記錄 |      | 日    | 代號-月-日-流水號  |
| 5. 遊戲進行當中互動記錄 |      | 排    | 代號-月-日-第幾次排 |

#### 五、研究之信度與效度

父子互動情形的記錄，除了研究者對於父子雙方在表情、語氣、肢體動作上的觀察與判斷為主，並每隔一至二天即與 C 確認互動情形與登記向度（正向或負向）是否正確；若有意見不同，則將事件發生情況與 C 再做討論，由 C 決定對他而言，該事件是屬於正、負向或中性事件。同時也記錄正負向互動事件發生之前因後果、言行舉止，檢查互動之因果是否吻合。

###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法，對象為一對父子，以研究者所設計的父子肢體接觸遊戲為自變項，遊戲進行當中及日常生活中的父子正向互動情形為依變項，探討肢體接觸是否能增進雙方之正向互動。處理期 I 在研究設計階段時，預計進行五周活動，但在第三周的第四次活動時，父親因長子沒有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且對排列字母說明不清而出現負向情緒。父親要求停止活動，孩子也沒有意願繼



續，故實驗被迫進入維持期 I。經過三周的休息，研究者詢問父子雙方意願後，重新恢復活動，即處理期 II，但因時間有限，僅有一個資料點。以下為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 一、肢體接觸遊戲活動對父子正向互動之影響

圖 1 為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曲線圖，分成基線期、處理期 I、撤回期、處理期 II 及維持期，分別代表不同實驗階段時，父子正向互動的比例。每個資料點代表一周內父子正向互動的比例，基線期的資料點代表尚未進行遊戲活動前，父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向互動比例；處理期有兩種資料點數，分別代表開始進行遊戲後，兩人在遊戲進行當中／日常生活中的正向互動比例；維持期為遊戲活動結束後，雙方在日常生活中正向互動比例。比例的計算方法為遊戲進行中／日常生活中，當周所記錄之正向互動÷當周正負向互動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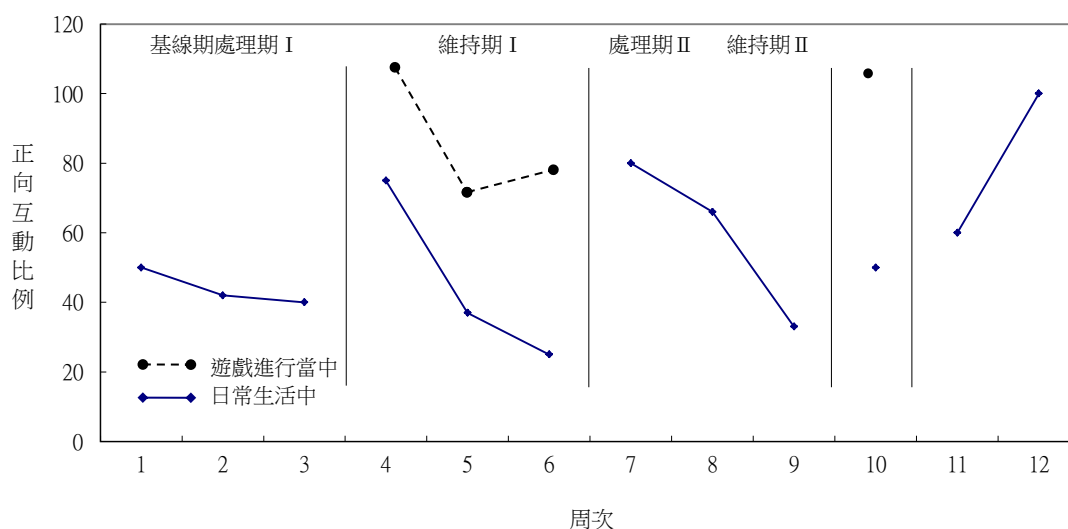


圖 1 遊戲進行當中及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曲線圖

表 2 為圖 1 中，遊戲進行當中父子正向互動的視覺分析圖，在基線期與維持期因沒有進行遊戲，故與日常生活的正向互動比例相比較。在處理期 I 階段，平均水準為 77.96，階段內水準變化為 -28.58，呈下降而不穩定趨勢；若與基線期的正向比例相較，兩階段的水準變化為 60、平均水準變化為 33.96。由此資料顯示，遊戲一開始進行，對於提升父子的正向互動，有明顯的助益；然而在之後的周數，正向互動有減低，但不是很穩定的降低；到了處理期 II 時，該周的正向互動比例為 100%，相較於前一階段維持期 I，父子正向互動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遊戲的進行明顯促進雙方正向互動。

由上可知，遊戲進行之時，對於父子正向互動是有所促進。此結果與鄧蔭萍 (2013)、鄭如安、藍菊梅 (2009)、Agate et al (引自汪慧玲、沈佳生，2014) 之發現一致，即正向親子互動需要有身體或心理的接觸，而動態家庭休閒活動使親子有更多身體接觸機會，有助於親子關係及互動。Pellegrini & Smith (1998)發

現兒童中期主要的肢體活動遊戲是打鬥遊戲，且該遊戲對七到九歲的兒童而言，是親和力的象徵 (Humphreys & Smith, 1987)。故以孩子的角度來看，此遊戲是該年齡所喜歡的肢體活動，且將父親的參與視為展現親和力。從父親的角度而言，McBride (1990)發現參與親職教育／遊戲團體的父親們，能更自在的面對父職角色；鄧蔭萍 (2013) 提到父親在參與親子體能遊戲活動後，看待孩子有更多的欣賞角度。故遊戲能為父親提供心理的支持，且增加對孩子的欣賞。因此，不論對孩子或父親而言，藉由肢體互動遊戲，都能為其提供心理的支持，使雙方產生較多的正向互動。

表 2 遊戲進行當中父子正向互動視覺分析圖

| 分析向度  |              | 分析結果            |                  |                   |                    |        |
|-------|--------------|-----------------|------------------|-------------------|--------------------|--------|
| 階段內變化 | 階段名稱         | 基線期             | 處理期 I            | 維持期 I             | 處理期 II             | 維持期 II |
|       | 階段長度         | 3               | 3                | 3                 | 1                  | 2      |
|       | 水準範圍         | 40-50           | 62.5-100         | 33-80             | —                  | 60-100 |
|       | 階段內水準變化      | -10             | -28.58           | -47               | —                  | 40     |
|       | 階段平均水準       | 44              | 77.96            | 59.33             | —                  | 80     |
|       | 水準穩定度        | 66.66%          | 33.33%           | 33.33%            | —                  | 0%     |
|       | 趨勢線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 | ＼（-）            | ＼（-）             | ＼（-）              | —                  | ／（+）   |
|       | 趨勢穩定度        | 100%            | 33.33%           | 100%              | —                  | 100%   |
| 階段間變化 | 比較的階段        | 基線期/<br>處理期 I   | 處理期 I /<br>維持期 I | 維持期 I /<br>處理期 II | 處理期 II /<br>維持期 II |        |
|       | 階段間水準變化      | 60              | 8.58             | 67                | -40                |        |
|       | 平均水準的變化      | 33.96           | -18.63           | —                 | —                  |        |
|       |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br>無變化 | ＼（-）＼（-）<br>無變化  | —                 | —                  |        |
|       |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 穩定到不穩定          | 不穩定到穩定           | —                 | —                  |        |
|       | 重疊率          | 0%              | 66.66%           | 0%                | —                  |        |

註：上述資料計算方式如下，資料來源：出自紐文英、吳裕益 (2011, 239-240 頁)。

階段長度：該階段內資料點數。

水準範圍：該階段最小和最大資料點數值。

階段內水準變化：該階段最後資料點數值－第一個資料點數值。

階段平均水準：該階段資料點數值之平均。

水準穩定度：該階段在平均水準之穩定範圍內的資料點數÷總資料點數。(穩定範圍＝該階段最高數值×20%穩定標準)

趨勢線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以中分法畫出該階段資料點路徑方向。

趨勢穩定度：該階段在趨勢線穩定範圍內的資料點數÷總資料點數。

階段間水準變化：後一階段第一個資料數值－前一階段最後一個資料點數值。

平均水準的變化：後一階段平均水準－前一階段平均水準。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前後階段趨勢線的變化。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前後階段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重疊率：後一階段在前一階段水準範圍內的資料點數÷後一階段的資料點總數。

表 3 為圖 1 中，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之視覺分析。從圖 1 和表 3 顯示：基線期的階段平均水準為 44，階段內水準變化為 -10，呈穩定下降趨勢；進入處理期 I 後，階段平均水準為 45.66，階段內水準變化為 -50，呈下降而不穩定趨勢；從基線期到處理期 I，重疊率為 0%，平均水準變化為 1.66，趨勢方向變化效果為無變化，顯示父子正向互動並沒有因肢體接觸活動而提升。但在進入處理期的第一周，父子正向互動明顯提高，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35，顯示活動仍有部分效果，但無法穩定維持。

維持期 I 的階段平均水準為 59.33，階段內水準變化為 -47，呈穩定下降趨勢。從處理期到維持期 I，重疊率為 66.66%，平均水準變化為 13.67，趨勢方向變化效果為無變化，顯示父子正向互動無論有無實驗介入，皆呈現下降。

處理期 II 僅有一個資料點，為數據為 50。與維持期 I 的階段間水準變化是 17，顯示前一階段父子互動又逐漸呈現負向走勢時，肢體接觸活動的介入，對提升父子正向互動有其效果。

維持期 II 的階段平均水準為 80，階段內水準變化為 40，呈穩定上升趨勢。從處理期 II 到維持期 II 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10，顯示雖然無實驗介入，父子互動繼續朝正向發展。

表 3 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視覺分析圖

| 分析向度  |              | 分析結果          |                  |                   |                    |        |
|-------|--------------|---------------|------------------|-------------------|--------------------|--------|
| 階段內變化 | 階段名稱         | 基線期           | 處理期 I            | 維持期 I             | 處理期 II             | 維持期 II |
|       | 階段長度         | 3             | 3                | 3                 | 1                  | 2      |
|       | 水準範圍         | 40-50         | 25-75            | 33-80             | —                  | 60-100 |
|       | 階段內水準變化      | -10           | -50              | -47               | —                  | 40     |
|       | 階段平均水準       | 44            | 45.66            | 59.33             | —                  | 80     |
|       | 水準穩定度        | 66.66%        | 0%               | 33.33%            | —                  | 0%     |
|       | 趨勢線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 | ＼ (-)         | ＼ (-)            | ＼ (-)             | —                  | / (+)  |
|       | 趨勢穩定度        | 100%          | 33.33%           | 100%              | —                  | 100%   |
| 階段間變化 | 比較的階段        | 基線期/<br>處理期 I | 處理期 I /<br>維持期 I | 維持期 I /<br>處理期 II | 處理期 II /<br>維持期 II |        |
|       | 階段間水準變化      | 35            | 55               | 17                | 10                 |        |
|       | 平均水準的變化      | 1.66          | 13.67            | —                 | —                  |        |
|       |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 (-) 無變化     | ＼ (-) 無變化        | —                 | —                  |        |
|       |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 穩定到不穩定        | 不穩定到穩定           | —                 | —                  |        |
|       | 重疊率          | 0%            | 66.66%           | 100%              | —                  |        |

註：上述資料計算方式如表二附註。

由上述資料顯示，本研究所設計之肢體接觸活動並沒有對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產生明顯且穩定的實驗效果。究其原因，日常生活父子互動情況，可能受家庭其他成員間互動（日-5-13-1）、家庭其他活動（日-4-5-2、日-5-1-1）、父親情緒表現（日-4-11-1）以及父親面對兒子時習於扮演規範者角色和結構化互動方式（日-5-13-1），較缺乏對角色和互動方式的彈性調整有關，以下舉例說明：

P 和 M 談論政治人物 A 和 B 的新聞，M 不同意 P 的看法，P 開始不高興。看卡通時，P 叫 C 把玩具槍收好，C 數次反駁不是他拿的，P 大聲的說：「明明就是你，電視關掉！」  
C 不服氣、強忍眼淚（日-5-13-1）。

P 因與家庭其他成員的互動，造成負面情緒的產生；在尚未平復情緒前，又以規範者的角色對 C 做結構化的設限，但 C 卻抵抗指令，引發父子間的負向互動。

P 載全家去買零食，C 和弟弟都很興奮，和 P 有說有笑（日-4-5-2）。

P 帶小孩去騎腳踏車，到同事家餵鴨子，每個人都笑容滿面（日-5-1-1）。

家庭的其他活動，會影響父子間日常互動，使肢體接觸活動的影響力降低。

C 在客廳打沙灘球，P 生氣責罵：「跟你講過幾百遍，不要在家裡打球！我等一下把球剪破！」（日-4-11-1）。

P 對於 C 不適當的舉動，以負向的情緒表現來做為管教方法，對於雙方互動產生影響。

Holmes 和 Huston (2010)以系統生態架構為指引，探討其對父子關係之影響發現，多項因素會影響父子關係，包括父親親職信念、孩童語言及社會技巧、母親職業及母子互動品質，顯示父子關係不僅是兩人間行為之結果，還會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互動、子女本身能力及父親所持信念所影響，故無法僅以短期而單一的活動來促使互動有較長期穩定的改善。另外，進行遊戲活動時，雖然父子雙方有肢體接觸，但與日常生活相較，僅占很少的時段；而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時間，雙方的相處方式仍以口語或靜態為主，較少身體互動。

另外，Paquette et al (2003)提到，親子間的打鬥遊戲會受個人特質，如雙方年齡的影響。其研究發現，父親年齡大約 34 歲以下及 45 以上者，與孩子有較多打鬥遊戲。本研究之父親為 41 歲，屬於較少和孩子進行打鬥遊戲的年齡範圍；且 Roopnarine (2010)亦發現亞洲文化之親子有較少的打鬥、打鬧遊戲活動。是故，可能因個人年齡或文化因素而影響本遊戲的成效。

因此，在肢體接觸時間受限、家庭其他因素，或者因個人年齡、情緒表現、習於扮演之角色和互動方式，以及文化背景之影響下，父子日常正向互動並沒有明顯增加。

從上可知，本遊戲在不同時段，對父子正向互動的影響力有所不同。比較兩時段，可以發現處理期 I 時，遊戲進行當下的正向互動比例水準範圍為 62.5-100，水準變化為 -28.58、平均水準為 77.96；而日常生活的水準範圍為 25-75，水準變化為 -50、平均水準為 45.66，顯示遊戲進行當中的正向互動比例不僅較高，變化的範圍也較小，呈現較為穩定的正向互動。雖然兩者的趨勢走向皆為負向，但遊戲當中的正向比例始終高於日常生活的比例。若觀察處理期 I、II 的正向互動，可以發現遊戲當中的正向互動比例都是較高的。將兩者合計，遊戲中平均正向互動比例為 83.48%，而日常生活中的正向比例為 54.83%。是故，由水準範圍、水準變化、平均水準及兩個處理期的平均正向比例來看，可發現遊戲當中的正向互動是多且較穩定，顯示即便日常生活中父子互動不是很正向，但以肢體接觸遊戲為媒介，可以在遊戲進行當時，促進雙方的正向互動。

## 伍、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 (一) 肢體接觸遊戲進行當中，能提升父子的正向互動

本研究所設計之父子肢體接觸遊戲，在遊戲進行時，處理期 I 的平均水準為 77.96、處理期 II 的正向互動比例為 100；處理期的正向互動比例皆高於基線期、維持期 I，雖然趨勢走向呈向下降，但非穩定下降；且遊戲一開始進行，即可看出雙方正向互動明顯提高。藉由動態、身體接觸的進行方式，兒童可能將父親的行為視為展現親和力，而父親也在活動中表現較多正向情緒。因此，在遊戲進行當下，雙方都能以較正向的方式與對方互動。

#### (二) 肢體接觸遊戲無法提升父子日常生活的正向互動

本研究所設計之父子肢體接觸遊戲，在非遊戲進行之時的日常生活中，基線期、處理期和維持期的階段內平均水準無太大差異，且處理期對於促進日常生活正向互動的效果是不穩定的，顯示父子日常生活之正向互動不受實驗介入影響。由觀察記錄中發現，影響雙方互動的因素有：家庭其他成員間互動、家庭其他活動、父親情緒表現、父親習於扮演之角色和互動方式；另外，可能因活動時間較短，無法增加太多肢體接觸時間、年齡及文化背景等因素之影響，使得父子日常生活的正向互動，無法僅憑短期而單一的活動而有較穩定而長期的改變。

#### (三) 遊戲對不同時段的父子正向互動有不同影響

比較遊戲進行時及日常生活中的正向互動，可以發現遊戲進行時正向互動之比例較高，變化較小，呈現較為穩定的正向互動；而處理期階段的日常生活正向

互動，則高低落差較大、平均水準也較低，呈現不穩定的互動狀況。雖然處理期 I 兩者的趨勢走向皆為負向，但遊戲當中的正向比例始終高於日常生活的比例；而處理期 II 則仍為遊戲進行時的正向互動比例較高。日常生活中，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本遊戲對促進正向互動的效果較為受限。但藉由兩個時段的比較，仍可發現遊戲的正面影響。

## 二、建議

### (一) 父子間正向互動要經營，且須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

由本研究發現，僅靠短期的肢體接觸遊戲而期望促進日常生活中父子正向互動關係，較難有穩定之效果；但在活動進行之時，的確能使正向互動增加。故父親的參與及接觸，對形成良好的父子互動是有需要。但若要有長遠、穩定的正向互動，需考慮其他個人、家庭、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此部分仍需後續研究的關注。

### (二) 家庭內研究信度之加強

本研究針對家庭成員做觀察，所蒐集之資料除了研究者依研究工具做解讀判斷，另僅與研究對象之一做確認。故未來研究需考量增加第三者的客觀觀察與意見，可能以家庭其他成員，或錄影檢核等方式，增加評分者一致性以加強研究之信度。

## 三、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研究者家庭成員之年齡及需求而設計，在遊戲進行的方式、適合的對象上，有特定的考量。故研究方法、活動進行方式及結論，若要實施於其他家庭或場所、不同年齡之對象等，須做適當調整。

## 參考文獻

- 王純琪 (2013)。親子遊戲治療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受暴母親親子互動行為處遇成效之分析研究。**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3, 93-112。
- 王婉書、李岳庭 (2014)。親子遊戲治療團體對提升母子關係之研究—以新住民母親為例。**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4, 75-110。
- 王舒芸、余漢儀 (1997)。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 8, 115-149。
- 王叢桂 (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 6, 131-171。
- 李沛青 (2007)。青少年知覺父職參與對其父子親密感之預測及其調節變項之探討。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嘉義市。
- 李岳庭、陳怡君 (2012)。戒癮男性更生人參與親子遊戲治療團體經驗之初探研究。**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2, 1-23。
- 汪宜霈 (2009)。**感覺統合**。臺北：五南。
- 汪慧玲、沈佳生 (2014)。學齡兒童家庭休閒活動與親子互動關係之研究。**志為護理美和學報**, 33 (1), 259-276。
- 邱郁雯 (2003)。家庭功能、父母管教態度對 4-6 歲學齡前兒童行為與情緒問題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南市。
- 洪淑雅、卓紋君 (2001)。母親參與親子遊戲訓練團體對國小被同儕拒絕兒童親子關係、社交地位及學校行為改變之研究。**諮商輔導文粹：高師輔導所刊**, 6, 23-58。
- 洪慧涓 (2004)。干擾性行為兒童與母親互動模式分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未出版, 彰化縣。
- 洪慧涓、施玉麗、何美雪 (2012)。以馬謝克互動法建構青少年親子互動內涵之研究。**教育科學期刊**, 11 (1), 59-78。
- 洪蘭 (2009)。**順理成章：希望，給生命力量**。臺北：遠流。
- 紐文英、吳裕益 (2011)。**單一個案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紅葉文化。
- 馬惠芬 (2003)。男性眼光中父職參與、父職自我效能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之自我評估研究—新竹科學園區周邊幼兒園所調查資料之分析。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新北市。
- 高淑貞 (1998)。**親子遊戲治療**。臺北：桂冠。
- 張淑敏、宋惠娟、曾紀芬 (2007)。嬰兒按摩於社區護理之應用。**志為護理**, 6 (6), 73-79。
- 張楷翎、李岳庭 (2013)。單親母親參與親子遊戲治療團體對其親子關係改變之研究。**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3, 47-65。
- 許金霞、楊明磊 (2010)。以親密按摩改善照護機構老人憂鬱及焦慮情緒成效之研究—以單一受試者設計為例。**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 6 (1), 54-64。

- 陳春秀 (2001)。國小中高年級學童親子溝通、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 陳美伶、朱惠謹、廖基元 (2010)。精油按摩對減輕初胎待產婦焦慮程度之成效。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6 (3)，200-208。
- 陳淑美 (1981)。我國國民教育階段中兒童及青少年親子關係的發展。教育心理學報，14，173-187。
- 陳進忠、趙叔蘋、林貴福 (2005)。運動推拿對改善延遲性肌肉痠痛效果的評估。運動生理暨體能學報，3，63-76。
- 黃秋蘭 (2006)。探討嬰兒按摩對早產兒生理指標與行為狀態之影響。長庚大學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市。
- 蔡欣妤 (2014)。華人身心整合工作初體驗 Rubenfeld Synergy Method 之理論與個人實務反思。輔導季刊，50 (4)，50-57。
- 蔡耿維、蔡明昌 (2014)。嘉義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之親子衝突與親密感知研究—父子與母子間的差異比較。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16，45-75。
- 鄧蔭萍 (2013)。親子體能遊戲課程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民生論叢，8，39-75。
- 鄭如安 (2005)。親子互動評估的內涵及運用。輔導季刊，45 (1)，1-11。
- 鄭如安、藍菊梅 (2009)。一個家暴家庭親子互動遊戲治療的互動改變歷程分析。輔導與諮商學報，31 (1)，55-80。
- 蕭靚雯、梁蕙芳 (2005)。運用撫觸技巧協助一早產兒及提升與其母親之間的親子關係。長庚護理，16 (4)，458-466。
- 賴俐雯、金瑞芝 (2011)。父親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表達關係—以生氣情緒為例。應用心理研究，51，41-77。
- 賴秋萍 (2005)。親密按摩應用於成人與親子之生心理效果研究。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謝明華 (2003)。國小學童之父親參與、幸福感及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 簡加珍 (2000)。按摩對早產兒的體重生長及神經功能發展影響之探討。中山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 鐘麗儀 (2012)。父母教養態度、親子互動與幼兒情緒能力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Gordon, R. (2006/2008). Quantum-touch: The power to heal.  
蔡永琪 (譯)。量子觸療好簡單。臺北：橡實。
- Stoop, D. (1993/1995). Making peach with your father. 柯里斯、林為正 (譯)。父愛不缺席。臺北：智庫。
- Fairhurst, M. T., Loken, L., & Grossmann, T. (2014).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Reveal 9-Month-Old Infants' Sensitivity to Pleasant Tou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5), 1124-1131.



- Fletcher, R., StGeorge, J., & Freeman E. (2013). Rough and tumble play qual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a new measure of father-child interacti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3(6), 746-759.
- Foster, P. A., Reese-Weber, M., & Kahn, J. H. (2007). Fathers' parenting hassles and coping: Associations with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nd their sons' socioemotional competence. *Infant & Child Development*, 16(3), 277-293.
- Halme, N., Åstedt-Kurki, P., & Tarkka, M. T. (2009). Fathers' involvement with their preschool-age children: How fathers spend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in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Child Youth Care Forum*, 38, 103-119.
- Holmes, E. K., & Huston, A. C. (2010). Understanding positive father-child interaction: Children's, fathers, and mothers' contributions. *Fathering*, 8(2), 203-225.
- Humphreys, A. P., & Smith, P. K. (1987). Rough and tumble, friendship, and dominance in schoolchildren: Evidence for continuity and change with age. *Child Development*, 58(1), 201-212.
- Kazura, K. (2000). Father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volve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attachment, play,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9(1), 41-49.
- MacDonald, K., & Parke, R. D. (1986). Parent-child physical play: The effects of sex and age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Sex Roles*, 15(7), 367-378.
- McBride, B. A. (1990). The effects of parent education/play group program on father involvement in child rearing. *Family Relations*, 39(3), 250-256.
- McBride, B. A., Schoppe-sullivan, S. J., & Ho, M. H. (2005).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thers' school involvement on student achiev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2), 201-216.
- Montagu, A. (1971). *Touching: the human significance of the ski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M., & Lynch, H. (2011). Exploring the role of touch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Mothers' perspectives of tactile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infants. *Britis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74(3), 129-136.
- Paquette, D. (2004). Theorizing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Human Development*, 47(4), 193-219.
- Paquette, D., & Dumont, C. (2013). Is father-child rough-and-tumble play associated with attachment or activation relationship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3(6), 760-773.

- Paquette, D., Carbonneau, R., Dubeau, D., Bigras, M., & Tremblay, R. E. (2003). Prevalence of father-child rough-and-tumble play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2), 171-189.
- Peláez-Nogueras, M., Field, T. M., Hossain, Z., & Pickens, J. (1996). Depressed mothers' touching increases infants' positive affect and attention in still-face interactions. *Child development*, 67, 1780-1792.
- Pellegrini, A. D., & Smith, P. K. (1998). Physical activity play: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a neglected aspect of play. *Child Development*, 69(3), 577-598.
- Roopnarine, J. (2010). *Cultural variations in beliefs about play, parent-child play, and children's play: Meaning for childhood development*. Retrieved March 31, 2016, from <http://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5393002.001.0001/oxfordhb-9780195393002-e-003>

投稿日期：2015/11/18 接受日期：2016/06/14

##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Contact Play o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Meng-Wei Wu<sup>1</sup>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whether we can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of a father and his son by increasing their physical interactions through physical contact play. Single subject withdrawal across behaviors design has been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 pair of father and son. Physical contact play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served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during the play as well as in daily life serv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physical contact play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during the play time, it did not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in daily life. Besides,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contact play were different when the play is perform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Keywords:** physical contact play,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

<sup>1</sup>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Meng-Wei Wu, E-mail: qoo0921719689@yahoo.com.tw